

責任編輯：張旭健

與家長論子女自殺

潘國森

老K：
相識幾十年，還是頭一遭寫信給你。其實我倆平日碰面機會很多，有甚麼話本來可以當面直講，但為免你左耳入，右耳出，還是白紙黑字的好。有文字記錄，或許你日後可以再三細味。不過說穿了，無非「擺你上枱」，你這番失談其實可以給所有家長參考。

你當了父親十多年，我卻是孤家寡人。如此「說三道四」，也難怪你會嗤之以鼻。不過世事無絕對，如果以為必需有充分的親身經驗才有發言權，那麼男性的婦產科醫生不是都要撒謊？大男人都不能懷孕生育，憑甚麼教女人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所以說，雖然我未有兒女，但是於怎樣教女，你還是可以兼聽一下。

我相信你一定接觸過不少西方理論，比如說不要「家長心態」對待年輕子女，應該要像小孩做朋友為宜云云。這當然是胡說八道！父母永遠保持導師身份，對於未成年子女更為重要。如果世姪女對你信服，即使她六十歲以後遇上重大困難，還是會徵詢你老人家的「高見」。你沒有可能跟她的同齡朋友競爭，如果誤信洋專家的廢話，你永遠只能算是世姪女的次要朋友，很難成為第一級的「知己」。

世姪女問你如果她自殺你會怎樣。你沒有乘機表達你對她的愛護關懷，實在是「捉到鹿唔識脫角」。我懷疑你聽得洋理論太多，不敢說自己的心底話。因為世姪女信基督，你便說「自殺要落地獄」，顯然是你不敢斬釘截鐵的說不，便借「上帝」來壓她，蒙混過關。老T說得對，這樣無形中傳遞錯誤信息，有可能讓世姪女認為她的生命完全屬於

永遠向右轉

余似心

每個人都有壓力及弱點，如何處理就要看個人的智慧。曾經有朋友說加拿大駕車左轉危險，為了避免遇到危險，他寧可繞路，令自己永遠只需要向右轉！

我對他的處理問題的方式實在感到震驚，這是逃避問題而不是面對問題。我處理的方式完全不同，轉左較危險的話，我便故意駕車行走轉左的方向，一次、兩次，轉了幾十次後，我把握了轉左的技巧，而且十分純熟，因為純熟，所以很有把握，有把握，即是有信心，所以就沒有任何不安全的感覺。最後，駕車轉左轉右對我來說都是熟練的、安全的。

我想，永遠向右轉的朋友，他永遠有個死穴，給自己的想法困死了。試想，他又怎會是個安全的司機？駕車真的可以永遠不轉左嗎？

我想做人也一樣，我們人生面對的難題也多，大部分人的做法便是逃避，像上述的朋友一樣。逃避，就是永遠被難題駕御和壓倒自己，成為了心魔，在內心永遠打敗自己的魔鬼，令自己一直害怕。

有些人也很懂得保護自己，永遠不會讓自己處於不利的狀態，他們只會在有利於自己，有信心，有安全感的空間生活，寧可生存空間狹窄，外頭的風風雨雨困擾不到這些人；相反，有些人甚麼也去試，千方百計去克服挑戰，碰得焦頭爛額，但無可避免的困境到來之時，前者當受不了，輕易被打垮，後者卻像有了免疫力，輕易渡過難關。

記者

蒙妮卡

和幾位報界同行散步，各人對報業前景均不抱樂觀，因為網絡新聞盛行，加上中文免費報紙增至六份，威脅了收費報的生存空間。據說，部分報館在記者辭職後，不再補充人手，以節省開銷。

藉此風起雲湧之際，想起了兩位外國著名記者，今年都是他們的紀念年。海明威，逝世五十年紀念；伊拉斯謨，世界上第一位記者，逝世五百七十五周年紀念。

海明威當記者四十餘年，在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戰地記者時，他不斷地寫小說。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令他奪得普立茲獎和諾貝爾文學獎。

記者和作家之間，海明威更喜歡當作家。他曾經說過：「新聞工作對年輕作家沒好處，如果能及時跳出來，還有好處。」(六十年前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的說話)。

寫小說的過程，有興有衰。海明威這樣形容：「停筆的時候，好像空了，同時又覺得充實；就好像和喜歡的人做愛，心裡寧靜，等待着明天再幹一次；難就難在要熬到明天。」怪不得海明威受當作家，鼓勵年輕記者早點轉行。

至於荷蘭哲學家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是十六世紀初歐洲人文主義運動主要代表人物。當代藝術歷史大師克拉克(Kenneth Clark)在紀錄片《文明的軌跡》(Civilization)裡，將伊拉斯謨譽為世界首位記者。在伊拉斯謨(十五世紀)以前，歐洲用羽毛筆和羊皮紙寫書；中國的印刷術傳入歐洲後，並不被廣泛應用，僅印製《聖經》。伊拉斯謨懂得善加利用印刷術，他在「一五〇六年著書《愚人頌》(Praise of Folly)出版，批評教會、國王、修士、學者和戰爭等；他的思想影響了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導致後來歐洲教會勢力的瓦解。

五百七十五年前的記者，肩負神聖使命，的確是無冕皇帝。五十年前的記者，有點意興闌珊。今天的記者，感到前路茫茫。

潘金蓮之死

帶著悲憫之心，我每天晚上追看電視台播出的新版電視連續劇《水滸傳》，看到了潘金蓮和西門慶是如何在情慾的深海中沉淪，最後陪上了小命。不過，在西門慶，他或許是不冤的，他說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潘金蓮卻是含冤的，她臨死之時，撲到武松的刀口上，抱屈道：我是天下第一淫婦。顯然，她是極不甘心擔當如此的壞名聲的。她死的那年，不過是23歲。其實西門慶也不過她大五歲。

為潘金蓮喊冤叫屈的文章以及專著已經很多。但她的死其實是不冤的。因為是她謀殺親夫在先。殺人償命，自古之道，還有啥好說的。可以說一說的是，她的死，其實是死於自己的情慾。因為，她的所作所為，也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一點情慾。她是破落戶的出身，卻有一個鮮活的美貌。自以為是美女的女人，有一個共同的特質，就是以為自己有權利獲得與她的美貌相匹配的情愛生活。所謂郎才女貌，才子佳人，這是美女的正常心理，因為她有資本。

但是，有資本，卻還需有運氣。所謂有命無運也是不行的。她先是家道破落，被賣給土財主做了頭，財主老頭和少爺都貪圖她的美貌，調戲她，她不從，已是不幸，卻被財主家老婆嫉恨，賣給了武大郎。做武大郎的老婆她是忍辱負重的，因為，大郎不是帥哥已經讓她失望，還如此地懦弱沒有英雄氣概，讓她加倍地失望。

所以，當打虎英雄武松出現，她眼前一亮，雙頰緋紅，她愛上了高大健壯浩氣萬丈的武松實在是情理之中。當武松出現在陽谷小鄉鎮的街頭市井之



新版電視劇《水滸傳》中的潘金蓮造型。網上圖片

時，愛上他的又何必是潘金蓮一個小女子呢。用王婆的話來說，怕是陽谷鎮的大姑娘小媳婦們個個當晚上就失眠，半個月裡害了相思之苦的又不知道有多少個。甚至她們還嫉恨潘金蓮近水樓台，可以上上下下侍奉武松，熱熱乎乎地一桌子吃飯。因為，她們遠遠地夠不着，見武松一面都不容易呢。無論是原著，還是改編的電視劇，潘金蓮愛武松，居然是愛得如此地理直氣壯，直截了當，讓我嘖嘖驚歎。她完全不把老公正武大郎放在眼裡，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武大郎配不上她，他自己也知道配不上她，她可以忽略他。但是，她居然愛得如此有氣概，甚至完全忽略了武松的感受。這怎麼可以？

以她的小腦筋，稍微花一點心思琢磨一下，就不難看出來，武松是不可以愛她的，也是不可能回應她的愛。不是她不可愛，而是他不能愛。以武松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他是不可能愛上自己的嫂嫂的。以他和哥哥的深情厚意，血濃於水，他也是不能愛上嫂嫂的。大郎對他有類似父親和兄長的雙重的恩情，他即使以一個青壯漢子的身體感受到了潘金蓮的美貌和熱情，他也只會刻意迴避她。他說，「我武二是個頂天立地齒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他愛哥哥超過愛任何一個女人，又何況是自己的嫂嫂。

呵呵，這且不談。我要說的是，潘金蓮的狂妄是一個美女的狂妄，潘金蓮的幼稚是一個不諳世故的小女人的幼稚。她以為，她愛上武松，武松便一定會愛上自己。她哪裡曉得，即使武松真的能夠不在乎她是嫂嫂，她也未必是武松喜歡的這一口。她怎麼先不探探虛實，武松喜歡的是哪一款的美女？

實，細細探究，潘金蓮和武松沒有情緣，卻和西門慶有點塵世的孽緣。那一根子竹棍，不早不晚，不偏不倚，剛好就砸到了西門慶的頭上。而西門慶又偏偏是一個情場老手，當你讀原著時，也許對西門慶的厭惡多於同情，但新版電視連續劇裡的西門慶造型實在是一個帶那麼一點邪氣的多情公子。那一點點邪氣卻只是無意中增加了他的魅力而已。

他對潘金蓮可以說是一見鍾情。鍾情之後，百般尋覓追求，不惜工本。王婆問他，可具備了「潘，驢，鄧，小，閒」五件事？他說，他條件具備。「我的面兒雖比不過潘安，也充得過；我小時也曾養過好大龜；我家裡也頗有貫百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我最耐得，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我最有閒工夫。」如此人物，不要說剛剛在情場上失意的寂寞女子潘金蓮，就是世上一般女子也少有過得去逃得脫的。他和潘金蓮在歡場，可以說是如魚得水，水到渠成，雖說不上光明，卻也是俗世風情。醜不醜，是別人的評說，當事人眼裡，卻你情我濃，只有一個情哥哥，一個情妹妹的。

我只是不明白，按當時的大宋律法，他們兩人為甚麼不尋求正當途徑變孽緣為良緣呢。此時此刻，潘金蓮要做的功課不是如何殺了親夫，而是如何讓武大郎休了她。她好明媒正嫁給西門慶，享受她的榮華富貴，卻如何鋌而走險，先是殺人，然後是被殺？

就是因為武大郎不肯。他自恃有打虎英雄武松撐腰，他是不肯放過潘金蓮的。他說，他要是放了她，他再娶不到如潘金蓮這等人才的老婆。呵呵，他比他二弟武松有眼光，知道潘金蓮的好。但是，他的情慾之火卻也只是最終煮沸了潘金蓮碗中的毒藥。

成功的代價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任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發表後，雖獲得掌聲和頗多正面反應，不過，仍然有不同聲音。曾蔭權不厭其煩地傾聽各界市民意見，表現態度從容和耐心謙虛。他有一句金句是當被問及香港地價租金昂貴，會否擔心削弱損害香港競爭力時，他指出：「不幸地這是在香港成功背後的代價。」此語聽來可圈可點。事實上，不但是香港，每個成功人士背後又何嘗沒有付出代價呢？就以接任唐英年被委任為政務司司長的林瑞麟，就曾因而被一些小人帶有冒犯性地指責不配。幸而林瑞麟甚至以幽默言詞力挽狂瀾。難怪支持他的上司曾蔭權多次高度讚揚林瑞麟：「有魄力、謙卑、虔誠的基督徒、忠心的僕人。」曾蔭權委任他是一深思熟慮的決定，盼市民給林一個機會。當下香港高官公眾人物「成功人士背後都付了代價。至少「私隱」和「尊嚴」受損。可不是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就曾以何種尺度標準處理違反《議事規則》的行為。我最欣賞曾鈺成的金句：「語言的力量，在於它的內涵，不在於它的聲浪。」他深信議員和官員，都有能力以文明的語言，表現他們的智慧和感情。俗語有云：「聲大夾無準，無用。」亂把不文明的罪名加在別人身上，同樣是無風度無智慧，且冒犯他人不文明。

回頭再講施政報告，曾蔭權公告新思維房屋政策後，市場反應負面不大，甚至翌日股市地產股上升，樓市竟有業主提價哩。殊不知數日後西鐵南昌站揭幕，新地以一百一十億超價奪得，低於市場預期。久已難得一麵粉低過麵包價了。對樓市、股市前景預測有何影響，拭目以待。



淘寶老大馬雲最近頭很大。網上圖片

十月圍「城」

十月，海那邊的美利堅，一幫年輕人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沒兩日，海這邊的中國內地，一群小商戶捲出一個網絡版的雷同戲碼——「實實在在的「十月圍城」，佔領淘寶商城。」

一切源於淘寶的一項新規定。本月十日，新分家出去的淘寶商城頒佈一條新規定，將明年的「保護費」及「誠信金」大幅提升，並且明確表示在對假冒偽劣商品「零容忍」——你賣我就打錢，進而打造誠信淘寶。然而，這一舉動卻被認為嚴重觸及了中小商戶的利益，從六千到六萬，荷包不能承受之重啊！不能承受怎麼辦？起義，佔領淘寶。於是，從十一日開始，部分淘寶商城的中小賣家組織了架構嚴密的「反淘寶聯盟」指揮部，通過網絡組織多達五萬人通過惡意下單、惡意差評等手段大規模攻擊淘寶商城的大賣家。同時，指揮部還組織了數百人親臨淘寶總部，拉出抗議橫幅，起義的結果是，商務部發了話，指點淘寶要照顧中小商戶的利益，淘寶老大馬雲連發三條微博說「心累了」，連在心寫了五個「忍」字告誡自己別發火，然後拿出十八億重建淘寶，同意新規定緩一年執行，但仍是要執行。誰都沒建帳，然而這個稀泥稀泥的背後卻不稀泥，這件事，沒這麼簡單。首先是「誰有理」的問題，中小商戶抨擊淘寶「卸磨殺驢」，其支持者大罵淘寶忘恩負義；而淘寶也一肚子委屈：轉型是必然的，壯士斷腕是必須的。其次是一「誰屈」的問題，中小商戶沒贏，因為他們一年之後還是要按新規定辦事，淘寶也沒贏，因為好好的發展路線確實在此刻被阻斷。用一句網評的話說：這是一場零和博奕的戰爭。

對於淘寶的這場內亂，理美美不知道誰對，但知道誰肯定錯。因為就算有一萬個理由，攻擊那些無辜的大商戶也是錯的，更是非法的，而這正是網絡暴力。此外，淘寶一分為三，且定位清晰：淘寶商城是(C2C)商家對買家，淘寶網是(B2C)買家對買家，一淘是搜索引擎，所以，淘寶商城其實本身定位的就不是一淘是搜索引擎，中小商戶自己選錯了戰場，又暴力騷擾無辜者，實在讓人難生同情。除此之外，沒辦對事的還有商務部，因為中小商戶一鬧騰，它就拋了話和稀泥，按網評的話說，這就好比「會哭的孩子有糖吃」，無論商務部是出自甚麼考慮，但讓「打架」縱容網絡暴力而犧牲市場規則，這就是不對的。

美度手錶

在我們的青少年時代，手錶和自行車(單車)都是奢侈品，只有豪門子弟才能擁有。所以我直到大學畢業，都沒有戴上手錶。踏出校門，從事教學生涯，遵守時間十分重要，因此需要添置一隻手錶。

不記得是誰的介紹，到九龍一家銀行購買手錶。甚麼牌子已忘記了，但價錢是六十大元。不料該錶在回香港時就擱淺了，再渡海到銀行去交涉。店員說，這類廉價手錶，就是這樣了。於是推薦我換一隻美度(MIDO)名錶，價錢是一百八十大元。當時只好就範，一百八十元，是我的一個半月的薪水。

這隻美度手錶，現在仍保存著，但已不能運行了。後來我準備結婚，送給老伴的定情之物，我想還是送一隻同樣的美度手錶吧。那時候物價沒有高漲，過了幾年，這類美度手錶仍然是售價一百八十元。這兩隻美度手錶仍在，是古董了，記錄了一個近六十年的往事。

最近忽然在報上看到一則美度手錶的廣告，真像失散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了一樣。只見廣告上刊有一列列算古的柴油牽引的火車，象徵著老火車頭煥發青春。明年是與老伴結婚六十周年紀念，真想再買一對美度手錶來重溫當年的溫馨！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現在的錶五花八門，刊登廣告的大都是知名或者新近興起的豪華錶，售價大約是十萬起碼以至上百萬的。有一些幾十年前是中下價錶，也搖身一變，變成豪華手錶。只不過是在錶面上下功夫，加上幾十顆一鑽石，金碧輝煌罷了。因為時興豪華、名貴，越貴重的錶，手袋、衣服、皮鞋等等，越有市場。君不見內地許多豪門大款，都到香港來購買名牌手錶鑽飾。

至於美度手錶，似乎已經絕跡市場，沒有廣告，沒有人再提起。它過去不是名牌，消失了也沒有人懷念它。